

國學小叢書

儒道兩家關係論

津田左右吉著  
李繼焯譯



小國  
叢書  
學

江苏工业學院圖書館  
章導兩  
藏

著者 李繼煌  
編者 王雲五  
譯者 韋日左右吉

兩家關係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儒道兩家關係論

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爲是邪？』此「學老子者」的四字，卽換寫作『道家』亦復無礙，故我們於此，可知在司馬遷的時代，道儒兩家，因爲爲道不同之故，便已經互相排斥。然而道家和儒家的關係，難道就僅止於此嗎？抑這兩家難道就不過是自始卽互相反對或互相違異的兩個各自獨立而說道的學派嗎？我們已經看見像上面所引的老子傳中的說話了，而同時，我們一面又見有孔子問禮於老子的這麼一回事，又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傳也有可以視爲出於同一話頭的記事；再則呂氏春秋（二月紀當染）有『孔子學於老聃』之語，而儒家經典的禮記曾子問篇則載有孔子之言，謂曾問某種禮於老聃云云，凡茲所稱老聃，皆當作爲所謂老子者去解釋，當如我後面所說；又『莊子』一書，常見有孔子和老聃的會話，且此書並載有許多說是孔子之言，而和老聃則毫無關係的；將以上各事綜合攏來，我們覺得道家和儒家，在他們學說的本身間，似乎不能沒有什麼內面的一種關係，而我們所覺得的，倘使果

真不錯，那麼，這些內的關係，是在些什麼意味上呢？又是在那一些點上呢？並且又是怎樣生出來了呢？再則這兩家固然是互相排斥，然而以老子爲孔子之師，使儒家也是這樣承認，這又是緣於一種什麼理由呢？關於此諸疑問，著者想在下面陳述一己的管見。

爲便利起見，我們於今試先就被稱爲老子的這麼一個人及『老子』的這麼一部書去想想：一、史記的老子傳裏面，稱和孔子爲同時人的老聃爲老子；二、述道德之意的五千餘言所謂上下二篇，其著書大體與今所傳『老子』不相異；三、『莊子』雜篇裏面，天下篇中所載稱爲老聃之語的大半都見於『老子』（第二十八章、第七十八章）將此諸事一參照，我們便知道在前漢時代所稱爲老子的，便是老聃；（莊子雜篇似是前漢時代之作，可參照後文）而如前面說過的禮記曾子問的記載，和老子傳、孔子世家等之說，便也就可以推測到其間彼此思想上實有連絡。但是，老聃這人的事蹟，卻差不多不能知道。見於老子傳裏面，其主要的記載爲孔子將向之問禮及著書等事，此外則不過記其鄉里爲楚，曾爲周的守藏室之史及不知所終而已。然而關於第一點，以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

的一位老子，而謂孔子將向之間禮，這是很可怪的話，故司馬遷孔子世家裏有『蓋見老子云』著「蓋云」兩字，彼其明示這不過是出於傳說的這一點，實可以說是很有意思的；其次，關於著書一事，則『老子』一書現存，能否承認其爲孔子時代的製作，我們可就其內容上加以吟味。

『老子』一書，中含排斥仁義的思想，這是不消說得的。如『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又上面引過的『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便都是這種例；然而這種態度，是要在已經有了仁義這個觀念的時代，纔能發生得出來的。但是我們試據那在記錄孔子言行的當中不能不算是可以信據的部分較多的論語來看，那麼，孔子常常說仁，又往往道義，至於仁義連稱的例，卻一個也沒有，而所謂仁，或所謂義，和連稱仁義之時的意義，彼此初不必相同。在『莊子』（例如大宗師、天道、天運）韓非子（例如五蠹）中固不待言，就是儒家經典的禮記（例如表記、中庸）裏面，也明寫着似乎孔子曾經說過仁義，但這些都是後人的造作。（1）所以仁義至於成功爲學者的標語的時候，一定要在孔子之後，而我們便難於承認『老子』乃孔子時代的製作。夫仁義乃孟子所最爲力說的，而孟子所視爲異端而加以攻擊的當時學說，楊墨實爲之主，亦有告子之說或則所

謂神農之道，至於老子之名，卻從未見有，卽『老子』或似乎是傳這老子思想的東西，也都沒有見來。是故假使當時有這種『老子』之說的存在，其爲說，乃和孟子的主張作正反對，幾乎要把他的思想根本推翻，那麼，孟子便當然會極口去和這一種說論難，顧乃不見其有如此者，則知曾強調地以說仁義者爲孟子<sup>(2)</sup>，而以與孟子參照，則『老子』便會是孟子以後的製作。（離婁篇下有『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一節，這極似表示當時已有排斥智的一種學說，而這一種說，似見其與『老子』的一面甚相近似。但在『老子』的思想中，就令把旁的盡丟開，而孟子所必不能不攻擊的第一點，一定是關乎仁義的，所以見之於孟子中的這一種說，或當爲『老子』思想的一淵源，卻非『老子』）而且見於『老子』中的陰陽說及說『六親不和有孝子<sup>(3)</sup>』國家昏亂有忠臣，』以孝子與忠臣連稱一事，這都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可參照荀子禮論篇、韓非子忠孝篇及呂氏春秋孟夏紀孝行覽等）且書中又屢言取天下，這也和孟子說王道同樣，是要到戰國時代纔生得出來的想頭。<sup>(4)</sup>固然，此中之最後的，我們讀去，實見其和『老子』全體的精神，幾似有不相一

致之點，所以這些或者是自始以來即未嘗包含在此書裏面亦未可知，但是，假定就是除開這些去想，而『老子』非孔子時代之作，由上述種種之點看來，當更無可置疑。（今所傳『老子』有重複之處，可對照着王弼註本第十章和第五十一章、第三十章和第五十五章、第四章和第五十六章去看。又莊子雜篇天下一章中所引老聃之語，其中有今『老子』所有與所無者，但自其乃是在同一個地方和同一個樣子地引用去着想，則那些怕的都是從『老子』取了來的。由這些的點去推測，那麼，今本似乎不是此書的原形。但這我們可以以為這是今形的『老子』大體完成以後所生出來的變化。）

孔子未嘗問禮於老子，而『老子』又非孔子時代之作，則史記老子傳裏所載其最要二條的記事，便都不是事實。那麼，其餘三條又怎樣呢？第一，不知所終一語，實和『莊子』中（養生主）載有老聃死時的話相矛盾；此話固難於便當他作事實，蓋和此書旁的許多說話同樣，只不過是一種寓言，然而由此我們卻明白地能殼知道這麼一件事實，便是在『莊子』中所寫過的此一箇中，其時並沒有見像史記裏所載的道家以老聃為宗師的那位老聃。然而史記裏為什麼還那樣說呢？

我們想大概會是因為便是關於老子的這種點上面，也不能確實分曉的緣故。這麼一想，那麼，在老子傳裏，從那記事的本身上無須乎去懷疑的，便只剩有鄉土和官職二事。原來，傳記之不能分曉，便是孔子也可以說是有這同樣的情形，不過，在思想史上是佔那麼重要地位的老子學說，其學說是怎樣傳於後來的，這事竟完全不明白，委實奇怪已極，而如孔子之說，除去用語錄體去記載以外，竟沒別的方法，這種時代，而謂其曾自己著書云云，這豈不也令人難於信受麼？以上是把老子當作老聃去看待的說法，而史記別又舉有所謂老萊子者之名，並又載一說，說是周的太史儋即是老子。那麼，於今我們便就這兩說更加一想。關於老萊子這人，雖然未嘗說過他和那所謂老子的關係，然而戰國策的齊策裏面，卻說有此人曾對孔子教之以事君之道的一事，而『莊子』雜篇的外物篇中，也見有他和仲尼的問答，所以在戰國末或是漢初，大概會有似乎和老聃相像的說話，便就着老萊子也是這樣的稱道吧。所以在史記中所見的老聃語孔子之語及『莊子』中老萊子之言，這兩者所述的意義，大致都相同，從這上面看起來，那麼，將孔子說是曾經向他問過道的這個話的，這位老子，通說便作為老聃以外，還別有作為是老萊子的，而這有時似乎還混雜着說。故史記的編者用



『或曰』二字，將老萊子事便附載於老子（老聃）傳中的，想來怕會也就是這個緣故。而老萊子說也有十五篇的著書，現漢書藝文志於『老子』之外，又見有『老萊子』之名，（篇數有十六篇）故老萊子和老聃或是另作一人傳說的，然而他的事蹟，則除了與孔子有關的一事及說是有著書的話以外，竟全缺記載，而『老萊子』則如藝文志所說乃道家之書，老萊子既是說道家的思想的那麼，便是纔正說的這兩個話，用前此就老聃及『老子』所已經研究過的同樣的理由，也就成爲難信的話了，故這一位人物的影像是微薄極了的。於今再就周史儋來說。周史儋說是秦獻公時候的人，（上距孔子凡百餘年）然而那作爲他唯一的事蹟而稱述的關於秦的豫言，我們以爲那是周室滅亡以後之所作，（5）故儋這個人物是否實在，殊亦不明。所以以這種極其曖昧的人物的名字，種種地以和老子之名相結合，則所謂老子者，說便是老聃的話，也可以知其爲並不是有甚麼深的根據或則是從確實的史料裏出來的；或者是因爲被老萊子和太史儋任意地紛雜了進來，以致給了老子這麼一個名稱的人物的內容，便不能不弄成了空疎。——至少，司馬遷必是這樣想的。如是，把這個和上說過的老子傳的批判相與參照，則更進一步，便不能不要弄到我們懷疑於老聃這

個人物是否實在。若使老聃爲孔子時代的人，則非『老子』一書的著者，若使是『老子』一書的著者，那麼，便不是孔子時代的人；然而或許在孔子的時代，有名叫老聃的這麼一個人，這個人和『老子』是有點什麼關係的，那麼，我們便當以『老子』屬諸老聃學派的人的著作，從而我們便當以爲在從『老子』的製作之前以來便已有傳述如此思想的學派；顧乃不然：一前面曾就『孟子』去研究過來，據此，則如此思想的學派竟沒有其光影；再則若是以爲在孟子時代以後，有名叫老聃者，此人實爲『老子』的著者，那麼，爲什麼又把他當成孔子時代的人呢？這卻不懂了；而且在論語和『孟子』的裏面，往往不僅止記載着孔子和孟子的行動，就是在他倆言說的上面，而兩人的性格都髮髯而現，不殆不止髮髯，或寧可說是在活躍着，然而反之，在『老子』裏面，卻全認不出有那樣一個人物的面貌來，止不過是格言的以道出某一種思想的書罷了，故此我們亦應當思維。是故，說是孔子時代的人，同時又爲『老子』著者的傳說上之老聃，由上來這些考論，我們不獨知道並沒有此實在人物的這回事，而且就令單止以之爲孔子時代的人，或則以之爲孟子以後時代的『老子』的著者，卻都沒有如此人物的影像；所以不知所終的這種傳說，大概會也就是因爲

這個緣故；至於當他作楚人的，這和將那同一類乎架空人物的老萊子也作爲他是楚人一般，都會是緣於道家的思想起於南方或則流行於南方，所以如此附會。——關於和儒家反對的學派存於南方的這事，則『孟子』中有以說『神農之道』者自楚來的一事，而與此相對，則明記周公、仲尼之道，似曾行於北方，又論語有楚狂接輿的話，這些都可以用來參考。『莊子』（天運篇）置老聃於南方之沛而謂老聃說孔子是北方的賢者，這裏關於鄉里之說，和史記所載的，其造作兩方孰先，雖不可得而知，而這是從一個想頭而出來的兩個話，卻不會錯的；又以老聃曾爲周的守藏室之史的原因，大概會是因爲要表示他是一個學者的這麼一回事吧；（此事見於『莊子』天運篇）再以周的太史儋作爲老子的那一說，詎非因「儋」與「聃」同音而遂生出此說麼？

要之，老子者乃那被後世稱之爲道家一派的思想家，爲欲將其說之由來遠託於古，再則怕又是爲欲想將他們的思想立於其所主要對抗的儒家之上，於是遂假設出這麼一個架空的人物來，而所擬爲此人物著作的『老子』，則畢竟不過是將道家思想的精粹，務令結晶之於簡潔的文字罷了；以此之故，故其書有類於格言集，而我們遂難得從那裏面認識出活跳的生人影像來。蓋將自

己的思想恣託之於古人之言，或則浪將人物與其言說憑空結撰以示世間，此乃戰國人士之所好爲，如彼像是出於其初期的尙書等類，便是這種好例，而這種例，在道家也有與之同樣的，則我們止一讀『莊子』，便不難立見分曉，如彼黃帝、神農之言，固自不消說得，便是列子（6）或南郭子綦之輩，其實都是這麼一類。——而老子也畢竟就不外是其中之一。如此，孟子所主要攻擊的敵派爲楊墨，而『儒墨』這個稱呼，自戰國後半期即已流行，直至漢代尙復繼承，願以儒家和道家作爲對立着想之一事，在先秦的書裏面卻不大尋得出來，準此看來，那麼，道家之出現於世，就說得早些，也似乎是入了前三世紀以後的事，不過『荀子』的天論篇中，已經見有老子之名，則『老子』之出世，較前於荀子的時代，這是不會錯的。

其次，我們則當就莊子及其所著的『莊子』試來加以考察。據史記莊子傳則以他爲梁惠王齊宣王時代即和孟子同時代的人，約在同時又載有他卻楚威王之聘的話，但是關於這些，疑問都不見得少。史記傳莊子的事蹟，殆和老子的一般，幾乎沒有，那麼，我們要知道莊子，似乎就止有就『莊子』一書去求的一法。然而今形的『莊子』，我們就單就他分爲內外二篇及雜篇一事去看，

已經就難於承認他是屬於一個人的作品。加之其中有的是重複之處（如達生篇和至樂篇的篇末，又山木篇和達生篇的一節）有的是同一個話而成爲兩個樣子之處（如則陽篇的蘧伯玉和寓言篇的孔子又有像我後面所說的在思想上有許多互相矛盾之處；而關於那最緊要的莊子，且有時作莊周，有時作莊子，筆法極不一致；再則就是在或一篇的裏面，其中所含的說話和論議之間，竟有彼此缺乏思想的聯絡而失掉了調和的地方；從這些上面看起來，此書全體怕會是好幾個人的著作所集積攏來的，並又似乎還隨著篇章，加以變改與添削。——如最初的逍遙篇，已經就是鯤和鵬的話相重複，從這點看，就難說這是此篇的原形。此書的著作時代，固不明白，惟其思想，則可以承認其爲繼承「老子」或是從「老子」所開展者佔着主位；就是文章上面，通於全體，凡所謂老聃之語者，蓋累見不一見，有時且不能不採取「老子」之文（如齊物論，在宥，知北遊等各篇）所以就是他那寫得很早的部分都有老聃之名出現於世，則其爲「老子」以後所作，殆不容疑。而若就各篇一一去說，則德充符、齊物論、駢拇等中，見有「堅白」之辯一事，倘使此所指者爲公孫龍子之說，則作是篇者之人，或是已經具了現在的篇樣之時，其時代，蓋無有前於趙的平原君之理；且

如天運篇中見有三皇五帝之稱，則就令儘管說得早些，怕總不能超過戰國末以上，（在先秦書中三皇五帝稱號的出現而我們能明知其時代者，怕會是以呂氏春秋爲最早吧。）而胠篋中又有『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十二世有齊國』云云，則又不能不以這是田氏滅齊以後之所寫，故此篇會多半是秦代或漢初之作；而山木篇和外物篇則與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已一章文字全同，而自其文意上以觀，此當是將呂氏春秋之文二分而成此兩篇（？）若果爾，則這也是漢初之作；庚桑楚篇中有『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等語，將仁義禮知信如此列舉者，想來怕也是用的於孟子仁義禮知而外加信而爲五的漢代儒家之說作背景；又最後的天下篇係將各種學派的思想，加以敘述批評，然其中對於莊子，也和傍的諸家一樣看待，這可見頗是到了很後纔添加上去的，因而遂令人可以猜想其爲類乎漢代的著作，但是對於莊子學說的批評，在『荀子』（解蔽篇）中也見來，故荀子之時，似已經就有被稱爲莊子之說的，於是遂會以某一種形式而包含於現今的『莊子』的某些部分；所以這書裏面，戰國時代的著作，當亦在所能有，那麼，『莊子』一書，我們便可推測其中實包含有從戰國末期以至漢初所寫的文章，從而這書就難當

他作莊子這麼一個人的作品，便會愈加明白了。（『莊子』所由分內外雜三篇的，大體彷彿是表示含在其中各篇的著作的年代順序，但這自然是不能嚴格地如此斷言。）而史記裏記的，似莊子曾作過漁父、盜跖、胠篋，但此中，至少如胠篋一篇，準上述的理由，便和以莊子爲齊宣王同時人的一件事相矛盾，即漁父、盜跖，而自其爲雜篇中的文章之點看來，多半可當他爲漢代之作，故仍然要生出同樣的結論來。如是，則關於『老子』的製作時代，倘使以著者以前所考證者爲有理由，那麼，則關於『莊子』的著作時代，就是他寫得頂早的部分，也一定是遠在齊宣王以後。因之，若是以爲『莊子』的何一部分，實爲莊子之所著，則關於『莊子』的時代，史記之說便不可信。且我們試更一熟覽此書，則見此書不論是那一部分，凡所謂莊子的語及與莊子有關的說話，都把他和其他的老聃、孔子、此外則堯、舜、黃帝等許多架空人物，用同樣的態度，同樣的寫法，處處引用或則記載：如是而已，以故『莊子』的全體，殊沒有看見和莊子有特別關係的那個樣兒。而且就是他那一部分我們也不能以爲這是莊子這麼一個人的自著，或則這是有類於莊子語錄的性質的東西。所以，由『莊子』之書，以知莊子之人。此事良不能不謂爲困難。

既如是，則在『莊子』的記載中，莊子的事蹟，就竟不知道麼？這樣說來，那麼，第一要令我們留心的，便是山木篇的異鵠的話和至樂篇中獨體的問答；此兩者，當得是要當他作全然空想的寓言看的，而其說話的主人公，卻便是莊子，從這點去看，則莊子這人，是否爲實在人物，便大足懷疑；而如齊物論篇中彼有名的蝴蝶之夢的話，也當得須是作爲寓言，並不是可以當作某人在某時的特殊事件去看的，因爲並無此性質故；至於如田子方篇裏的和魯哀公的問答，乍見似是要令人起類乎歷史的事實之感，然而關於儒服的批評這一層，是要儒者這個東西，在世間上佔了特異地位的那個樣子以後，而後纔能有的，故這沒有和那適當孔子晚年的那位哀公相與對話之理，再則像在『莊子』中所見的莊子思想，孔子時代並沒有存在過，此事由前面研究老子時說過的同樣理由，便可推測得到，故和魯哀公問答一事，實全然屬於憑空結撰。是這樣，而莊子的時代事蹟，即在此以外，亦無有可以足資明曉之件。而書中處處見有和所謂惠子這麼一個人的問答，（逍遙遊、德充符、秋水、徐無鬼、寓言、外物）這人看去似是實在的，於是會有人以爲莊子也就實在，而德充符篇中莊子之語，係堅白之事，故此若真，莊子便是戰國末造的人。無奈在這樣近世人物的身上，而附會之



以像前面所記的那些空想的說話，這豈不令人難信麼？蓋凡實在的人物，固有以之說話化之事，然這是需要隔了某時間的過去的人的。以故，因為是有這和惠子的問答的話，所以對於莊子，其爲疑便會益深。於是，我們於今又試離開『莊子』而去看史記，則上面已經說過，他會有卻過楚威王之聘的話。此話很可以覺着他彷彿是事實也不可知，然而這話的出處，是出在『莊子』列禦寇篇，其中，那下聘的國和王的名字，兩都沒有載明，而別又在秋水篇中，見有說是不應楚王之招的一事，此處也沒有說出王名來。如是，我們在這些上面去想，而又將那『莊子』中關於莊子的說話多屬寓言一事把來參照，則這所謂卻聘之說，怕也就當得是一種假託；就是，以道家的思想，而用莊子之名以說話化了的吧。故書中造作著若許由、若務光，以至其他類似於此的話很多，這事我們也不可以輕易便看過。在史記中，關於莊子一身，絕不能傳出他甚麼傍的事蹟而僅僅有此卻聘的一個說話，這是一事；再則關於其著書的記事，乃到底難於相信的，而這怕的止不過是根據『莊子』遂以爲這是莊子的著述，此又一事；依此二事，比而觀之，則史記裏這楚威王的話，恐怕也一定是由『莊子』中上面說過的那兩篇中的故事來的。不過，在史記中，卻出現了威王這一個名字，這和以之爲